

日本訪書志第二冊

小樽高等商業學校
圖書館

總 二 五 七 八 號	八 二 冊	四 二 號	九 門 三 部
----------------------------	-------------	-------------	------------------

8 9 10 1 2 3 4 5 6 7 8 9 10 1 2 3 4 5 6 7 8 9 10 1 2 3 4 5 6 7



爾雅注三卷 影鈔蜀大字本

首爾雅序無郭璞撰三字字大如錢敬驚弘殷

匡胤玄郎恆楨真徵恆邁慎毅等字溝邁二字及桓慎二

字間有不則為南宋孝宗時所刊卷末有經凡

一萬八百九言注凡一萬七千六百二十八言

二行又有將仕郎守國子四門博士臣李鶚書

一行按王明清揮塵錄云後唐平蜀明宗命大

學博士李錫書五經做其製刊板於國子監中

印書之始今則盛行於天下蜀中為最明清家

藏有鐔書五經印本存後題長興二年也據此則此本爲翻蜀大字本其不題長興二年者蓋翻刻時去之唯鐔作鐔爲異當以此本爲正案釋詁注云倫理事以相約敕阮氏校刊記謂事務以相四字係因疏語竄入其說似精若此果爲蜀本則在邢疏未作之先而注中亦同他本然則此四字本郭氏原文歟又釋畜狗四尺爲熬注各本有尙書孔氏曰云云十五字此本獨無段茂堂云此非郭注後人所附益按單疏本

標起止云注公羊至之熬是邢氏所據郭注無此十五字今以此本證段說若合符節則此詢爲蜀本矣但段氏所以謂此非郭氏注者豈以孔傳僞書郭所不見乎然孔傳于東晉之初已傳于世故釋鳥鳥鼠同穴注明引孔氏尙書傳云共爲雄雌而段氏未之檢及則謂孔傳必郭所不引亦非事情也此本後爲黎公刊入古逸叢書中余別有札記未刊

又按此書據松崎明復云是日本室町氏所刻

原本今尚存東京高階氏余嘗于黑田某所見
之果是日本重翻字體校影鈔殊肥黑田告余
云日本今存僅此一本

爾雅注三卷

重翻北宋本

首爾雅序次行題郭璞撰首行題爾雅序卷上
次行題郭璞注以下款式同前本每半葉力行
行二十一字至二十三字不等注雙行約三十
字其中避諱缺筆略同前本松崎明復定爲北
宋仁宗時刊本亦有桓邁二字缺筆則係南宋
時補刊其板心有重刊重開記每卷末附釋音
比前本字稍小然望而知爲北宋刊本也其中
僞舛不少然無臆改之失遠勝元以來刊本此

書原本爲日本大醫某所藏狩谷望之借之精
摹而松崎明復據以重刊又別作校譌以附于
後大抵據大字本及阮氏校刊本刪繁摘要然
時過于疏略如釋詁經文席大字本作蓆而此
不校禕兩本皆作禕而此校云禕大字本作禕
不相應釋詁注先祖于摧大字本于作於樓猶
今言拘樓大字本拘作枸此皆未校其他二本
異同漏略者不可勝數而所校出者亦多誤刻
良由松崎氏校此時年已七十餘自言衰病相

仍多僂手守門人故未能精審然影摹雕鏤之
工則與宋刻無二云

爾雅注疏十一卷 元葉本

此本雕鏤精雅元槧之極精者分卷與明閩本同蓋閩本原于此也左右雙邊每半葉九行行二十字注疏并低一格雙行行二十字經下載注不標注字疏標陰文首題爾雅注疏序次行三行邢昺官銜四行以下邢序本書題爾雅注疏卷第一次行題爾雅序行下題郭璞序邢昺郭序後題爾雅兼義一卷上行下題郭璞注按此下應題邢昺疏

按此本與阮氏校刊記所載元槧本一一符合
其中誤謬之處甚多如肇祖元胎此本胎竟誤
始此其尤顯然失之不校者然阮本多明正德
補刊此則爲元時初印本絕無補刊之葉今略
校數端邢昺題銜彼本子誤賜而此本不誤又
序疏至序末摠序闔監以下脫至字此不脫物
作總此作摠與各本異而阮校不及之又凡物
雖殊其號阮校云補刊本脫凡字此不脫又謝
嶠阮校云注疏本改潛此仍作嶠是皆補刊之

失非其原本如此則此本之可貴不得因有阮
校而略之矣

爾雅注三卷

明景泰七年刊本

首郭璞序卷首體式頗同宋本但標目冠新刊
字每卷末附釋音每半葉十一行行二十三字
注雙行卷末有分書景泰七年八月應天府府
尹和陽馬諒校刊跋按金陵陳氏於道光五年
重刊此本刪去首行新刊二字又改十一行爲
十行嘗校之釋器以屨者謂之珧注以爲名珧
小蚌此誤作珧釋言還復返也注云皆迴返也
此脫注四字皆別本不誤此獨誤者然其他皆

與宋本元雪臆本合遠勝注疏本及郎奎金鍾
仁傑本訪古志又載有明宏治開刊本余未之
見

說文五音韻譜三十卷 未刊大字本

首題許氏說文次行題徐鉉校定官銜以下許
氏自序許冲上表及徐鉉表而首尾無李燾序
跋凡慎字皆不書雙注御名二字蓋孝宗時刊
板序後題許氏說文解字五音韻譜卷一據文
獻通考所載仁甫後序云燾在武陵嘗與賈直
孺之孫端修因徐楚金兄弟說文解字韻譜別
類編所次五音先後作五音譜其部序仍用許
叔重舊次又云會得請歸眉山茲來遂甯囑餘

杭虞仲房鑿板卽用徐氏舊譜參取集韻卷第
起東終甲卽此本也按宋史仁甫本傳洎熙四
年後肅知常德府卽所云在武陵初撰此書之
年也又云表請閑提舉興國宮秩則所云會得
請歸眉山也又云頃之屋塾繼亡上欲以吏事
紓肅憂起知遂甯府卽所云來遂甯與虞仲房
相遇也此本字體端整雕刻精工當卽虞仲房
所鑿原本不知何時將仁甫序跋脫去
自明萬曆戊戌兵部侍郎陳大科重刻是書所
見本亦脫仁甫序跋遂誤認此爲徐氏校定許

氏原書而刪去五音韻譜之篇題別題許慎自
序許冲上書等字致茂堂所譏爲庸妄人者又
改許序形聲爲諧聲岐誤後學此本與段氏所
見周錫瓚宋大字本大致相合當同出一本而
段氏不言有仁甫序跋當亦脫去余意明代無
刻始一終亥之本者今者錄家所傳
舊本皆宋本也書估或得
此舊板抽出仁甫序跋以充大徐原本明人罕

治小學故遂通行而陳大科又成其錯遂以誣
罔天下陳大科所附說文異同亦引李巽巖序
而不悟此書卽吳巖所作眞異事也又

奇者文獻通考載仁甫序跋即續于說或疑許
文繁傳之失標五音韻譜之題
氏徐氏等序表以為明人羸入則宛矣昔人謂
鉉書行而錯書微五音韻譜行而鉉書微今鉉
錯書行而五音韻譜又微李氏書體例固駁而
所錄說文必雅照舊本其是與今始一終亥之
本相證驗不猶愈於小徐之韻譜乎世有好古
之士以此本重刊并錄仁甫序跋以正明本之
誤亦沿說文者所不疵也

漢隸字源殘本

有圖

符谷氏求古樓舊藏訪古志所稱元槧未見者
卽此本也每半葉六行行六字以大字計數四周雙
邊板心魚尾下標漢隸字源今存去聲五韻自
義字起前半葉缺至卅九有臭字止凡八十六葉有
半其書以婁氏字源爲圭每字先以陰識楷書
標目其下隸字次第亦與婁氏同而筆畫小異
凡婁氏已收之碑而有所遺者則題云某碑今
補原書有誤者則題云今正原書未收之碑及

未收之字則題云續增並沿婁氏之例以數目
字記之惜其首卷碑目不存無從考其爲何碑
也按蘇平仲集及宋潛溪集均有宋季子重校
漢隸字源六卷序似此書卽季氏所編然潛溪
稱其於字原之外增多僅一千八百十七字而
此書所增約略計之幾及原書之半然則亦非
宋氏書也視其板式當在明初惟漢碑之出土
者元明二代著錄寥寥不應此人得見如此之
多或所採沿及南北朝或足以印章之近隸書

者觀其所補之字以隸釋及今所存漢碑照之
皆合則知其所增之字必非鄉壁虛造擬其博
綜歐趙以還良堪指數惜缺其首尾使作者姓
名翳如真可謂之不幸要其所增之字雖無碑
名望而知其可爲典要學者猶有資焉記之以
告海內之講金石者

金薤琳琅二十卷 鈔本

每卷有王鴻緒印知是橫雲山人舊藏不知何時流入彼國又有備前河本氏藏書記此亦日本有名之收藏家也按都氏此書原刻今罕見德州盧氏刊本所據亦鈔本以此本校之大有異同然以見存之碑校之則二本皆有脫誤則其碑之不存者未敢定其誰是也是書首題金薤琳琅卷第一次行題太僕少卿吳郡都穆三四行題子目周壇山石刻周石鼓文五行低

一字題周壇山石刻款式仿宋本蓋都氏富藏
古籍故所自箸書猶仍古式也

玉篇殘本四卷

列入古逸叢書

玉篇卷子本四卷其第十八之後分從柏木所
藏原本用西洋影照法刻之毫髮不爽餘俱以
傳寫本入木刻成後日本印刷局長得能良介
從西京高山寺借得糸部前半卷以影照法刻
之乃又據以重鑄而糸部始爲完璧四卷中唯
柏木本最爲奇古餘三卷大抵不相先後然皆
千年以上物也是書所載義訓皆博引經傳其
自下己意者則加野王按三字按顧氏玉篇經

蕭愷等刪改行世

見梁書蕭子顯傳

至唐上元間有孫

強增加之本又有玉篇鈔十三卷

見日本國是

則增損顧氏之書在唐代已有數家

釋慧力像文玉篇趙

利正玉篇解疑當別自為書與顧氏原本不相亂

然就此四卷核之則

為顧氏原本無疑今孫強等增損之本已無傳

僅存宋陳彭年大廣益本余舊疑廣益本雖亦

三十卷僅分為上中下三冊若顧氏原本更簡

何能分為三十卷豈知其所云廣益者特於正

文大有增益而注文則全刪所引經典並有刪

其大字正文者據廣益本於祥符牒後載舊一

十五萬八千六百四十一言新五萬一千一百

二十九言新舊總二十萬九千七百七十言又

雙注云注四十萬七千五百有二十字余以廣

益本合大字注文并計之實只二十萬有奇絕

無注文四十萬之事今見此本始悟其所云注

四十萬者為顧氏原本之數故盈三十卷舊一

十五萬者孫強等刪除注文增加大字並自撰

注文之數也新五萬有奇者陳彭年等增加大

字並自撰注文之數也或者不察乃以顧氏原本注文為簡孫強陳彭年注文為繁慎之甚矣按野王所收之字大抵本於說文其有出於說文之外者多引三蒼等書於字異義同且兩部或數部並收知其網羅蒼雅在當時已為賅備廣益本遞有增益而不為之分別使後人無從考驗得失殊失詳慎又原本次第多與說文同說文所無之字續之於後廣益本則多所凌亂間有以增人之字夾廁其中近人乃欲以玉篇

之次第校說文之次第不亦謬乎今顧氏原本

雖不得見其全而日本釋空海所撰萬象名義

三十卷當唐開成會昌間其分部隸字以此殘本校之一

胷合則知其全書皆據顧氏原本絕無增損凌

亂又日本僧昌住新撰字鏡十二卷日本昌泰

光化其分部次第雖不同而所載義訓較備合

之釋慧琳一切經音義百卷唐元和十二年源

順和名類聚鈔二十卷日本天延開具平弘決

外典鈔四卷日本正應二年具平釋信瑞淨土

三部經音義

日本嘉禎二年撰
當宋端平二年

皆引有野王按

語若彙集之以為疏證使顧氏原書與孫陳廣
益本劃然不相亂亦千載快事也今第就顧氏
所引經典校其異同為之札記焉別詳光緒十年

正月

大廣益會玉篇三十卷

北宋槧本

款式全與澤存堂本同首亦無大中祥符牒而
野王序前亦有新舊字數此書并宋槧玉篇初
為森立之所藏余欲購之則以高木壽穎有前
約為辭厥後高木遂以此二書納之博物館故
余所藏僅有宋本廣韻而無宋本玉篇焉按提
要據曹棟亭所刊本前有大中祥符牒余所見
元明刊
本皆有而張氏刊本無之遂謂是張氏所刪而
此牒元明刊詭稱為上元本并謂竹垞一序以未見其書而

漫題之今按竹垞序明云借毛氏宋槧元本以屬張氏又明云張氏書刊成求序是則宋槧張刻皆竹垞所目見今以此本照之一一胷合是則刪除牒文亦係宋人謂竹垞誤以大中祥符本爲上元本可也謂爲張氏刪牒作僞不可也至張氏校刊以廣韻例之亦必多所校改惜此書已爲官物不得借出然原書俱在後之好事者可就其館見之以證余言之不誣而張氏詭託之寃可自至曹氏所刊本有祥符牒或據元

明本增或所見宋本本有此牒今亦不敢臆斷焉
蓋大中祥符原刊頒行本必有此牒其刪除牒文者爲重刊本也

大廣益會玉篇三十卷 元刊本

每半葉十三行每行大字十九字左右雙邊首
有大中祥符六年牒文次野王序次進玉篇啟
目錄後有至正丙申孟夏翠巖精舍新刊木記
又後有新編正誤足註玉篇廣韻指南蓋據釋
神珙反紐圖而增益僧守溫等之字母爲之第
一卷後又有木記與前同此本以張士俊所刻
宋本校之此多大中祥符一牒而每部文字次
第不與張本同始坊賈欲均其注文字數以便

排寫唯圖易於檢尋不知依類相從之義考玉
篇原本次第皆本說文以古逸叢書殘卷照之可證張刻宋
本已有移易然不甚懸絕此則任意排置全無
義例但所據原本當是祥符官刊故仍存祥符
一牒張刊本無牒文故朱竹垞認爲上元孫強
之本然大廣益會之題未改則亦從祥符本出
也二本同源異流當有互相訂正處此本卷首
有符谷望之印又有掖齊印卽望之之字也望
之博極羣書其求古樓所藏秘本爲日本之冠

大廣益會玉篇三十卷

元刊本

每半葉十二行四週雙邊篇幅較至正本尤廓
每刊板年月蓋亦元槧此書與張刊宋本異同
之處已見於至正本鄭氏本兩跋茲復卽每部
字數合校之如須部張刊本六字此本少一額
字與天祿琳瑯所說合土部張本四百五十五字此題四
百五十六字因就此部字字互對乃知複一埤
字而說解不同又張本有埤垠墟厚四字而此
本無之至正本鄭本同此本有塋塋壤塚四字至正本鄭本同

而張本無之然則他本之出入何可勝紀他日
當合此數部與張本一一對勘姑爲發其端於
此

大廣益會玉篇三十卷

元刊本

此本缺牒文序啟反指南一卷本青州卷皆全
其篇幅贏於至正鄭氏兩本蓋亦元刻每半葉
十二行四週雙邊每卷有赤龍館印按岸本氏
藏本與此體式相同此似更在前或彼卽從此
本翻雕以其缺首一冊故抑置第四其中文字
異同已詳前三卷

大廣益會玉篇三十卷 元刊本

此本板式校至順本稍贏行款亦同唯標題彼作大字踣兩行此則只占一行目錄後有鼎形木記中有篆書宗文二字下有建安鄭氏鼎新綉梓方木記相其字體蓋亦元代刊本其中與張刻本參差之迹已略見至順本跋中今復比校之如目錄宋本三十卷分爲上中下三冊每十卷爲一冊每冊有十卷之總目每卷又有總目非也蓋野玉玉篇三十卷孫強本亦三十卷

每卷為一軸故應每卷有總目斷無分上中下

三冊之理祥符官刊雖有增刪改卷子為摺疊

本亦必仍其舊不然既經重修若嫌每卷葉數

過少何必不為之合併而仍三十卷也

北宋官刊如太

平御覽之類亦每卷不及三十葉此蓋猶沿卷子本之舊以卷子本不能過長也至南

宋則始為之合併而每卷相連屬不隔流水矣

此本目錄通在第一卷之首固非祥符舊式然

三十卷不分上中下每卷各自為首尾不相接

續則又此本之勝也又目錄張刻部首大字居

中部數旁注于下此本部數陰識部首陽識疑

此本為古此本每卷有新宮城書藏印日本儲

籍家之有名者

或謂所貴於舊本者文字之異同耳沾沾於目

錄卷數之分合似無關出入余謂古書分合以

唐宋為一大關鍵蓋由卷子改摺本之故今存

北宋本尚多舊式至南宋則面目全非此唐宋

志所以違異而崇文總目又多不同於讀書志

也

大廣益會玉篇三十卷 明刊本

此本板式校永樂本稍縮而行款相同第一卷
標題下有木記云劉氏明德堂京本校正第三
十卷末又有木記云劉氏明德書堂新梨案
四庫提要所著有明德堂刊本廣韻余舊亦藏
之蓋篇韻合刊本相其字體當在明成化弘治
間或以爲元槧本誤也
此本黃部獨多一𦉰字蓋又竄入者

廣韻五卷

北宋刊本刻入古逸叢書中

此卽張氏澤存堂刊本所從出也原爲日本寺田望南所藏後歸町田久成余多方購之未得會黎公使欲重刻之堅不肯出而町田久成喜鐫刻見余所藏漢印譜數種亦垂涎不已因議交易之以西法影照而上木原本謬訛不少張氏校改撲塵之功誠不可沒然亦有本不誤而以爲誤者有顯然訛誤而未校出者有宜存而徑改者如官字下原本并作井尙是形近之誤

張氏據謬說改爲開錢竹汀未見原本遂謂誤
并爲開始於廣韻而不知原本不如是也

余初議刻此書盡從原本卽明知其誤亦不改
以明張氏校刻之功過而黎公使必欲從張氏
校改故古逸叢書皆守敬一手審定唯此書及
老子是黎公使據余校本自爲札記然往往有
當存疑而徑改者如開卷景德四年牒原本準
作准勅作勅二字雖俗體然當時公牘文字本
來如此今皆校改之亦似是而非也又有失於

校改者如一東蒙字下注二十六實二十七又
如鷓字下注鷓鴣鳥名美形出廣雅泰定至順
刊本廣韻皆作又美形也鷓字注細布泰定至
順刊本均作猛也此皆當從元本者又如去聲
豔第五十五注榛醜同用醜第五十七陷第五
十鑑梵同用鑑第五十九原本如是顧澗濱因
其與曹棟亭刻本不同謂是張氏據禮部韻略

此則張氏之受誣也

余別見北宋本玉篇體式
與澤存堂本亦同曹刻玉

篇有大中祥符牒亦謂爲
張氏所削并誣附記于此又第五卷後四聲清

濁法生字下張本留墨丁此本生作朱曰之余
反朱赤也朝字下一格張本留墨丁此本作紬
直流反紬布也此必張氏所據原本此二處有
霉爛處非又有別一本也日本收藏家於古字
書最多余盡數購求之不遺餘力自宋本外凡
得元刻本玉篇廣韻各四五通明初刻本各三
四通各不同板而明中涓大字本不數焉其中
異同差池不可枚舉元明本亦有足訂宋本者
意欲歸後合諸本校之重刊此二書詳爲札記
而力薄願奢終不克副昔願澗蕢減張本校刊
不審深惜傳是樓原宋本不傳不能盡刊潛氏
轉寫張氏之誤孰知今日宋本之外更有互證
之本如其多也

廣韻五卷 宋刊本

首題陳州司法孫愐唐韻序與元至順本同序
後當有木記爲後人割去每半葉十二行兩邊
雙線缺宋諱處與各本同每卷首有若秋藏書
印此本字體絕似南宋蓋不如北宋之方整而
又非元本之圓潤雖無年月可考固一望而知
之也至此本與重修本之分合詳見余至順至
正兩本及勤德堂本三跋茲不贅錄

廣韻五卷 元刊本

首載陳州司法孫恂唐韻序序後有至順庚午
敏德堂刊篆書木記木記後又有辛未菊節後
十日印校刊此書首尾年餘宜其刻印俱精此
本校張士俊澤存堂所刊重脩本注文殊簡而
與顧亭林刊本略同朱竹垞謂明代內府刊板
中涓欲均其字數取而刪之 提要謂永樂大
典引此本皆曰陸法言廣韻引重修本皆曰宋
重修廣韻世尙有麻沙小字一本與明內府板

同題曰乙未歲明德堂刊當爲元刻非明中涓
所刪然其本但題曰乙未歲究不能確指爲元
刊余藏有玉篇亦劉氏明此本明著至順則刊
刊德堂刊本似已在明初于元代無疑又提要稱二十一般不作二十
一欣殷獨用不作與文通皆與此本合又稱匡
字紐下十三字皆闕一筆避太祖諱其他則不
避此本亦與所說合但朗字雖不避而一東融
字注朗作朗又蕩字下徒朗切亦缺筆作朗是
其他不避者重刻時補之也據此其根源于宋

本無疑又提要稱東字下舜七友譌作舜之
後此本作七友不誤足知明德堂本又不如此
本之善也今略校之其足以訂重修本之誤者
如東韻中恡字重修本注古文見道經此本見
作出二義雖通以下全字注例之則作出是也
同字注亦州此本州下有名字絨字注細布絨
字注上同此本絨字注猛也絨字注細布蒙字
紐下注二十六此本作二十七按蒙紐實二十
七字聰字注聞也此本作開皆當以此本爲是

而狹絀二字則一望而知爲重修之謬其他雖亦有此本獨誤者皆是未校之故可以參證得之至永樂大典稱此本爲陸法言廣韻殊非典據按法言之書自名切韻其書久亡崇文總目有陸慈切韻五卷當卽法言之書唯郡齋讀書志稱廣韻五卷陸法言撰其後唐孫愐增加字是公武以孫愐之書本之法言故以標題然屢經增改非事實矣况封氏聞見記載法言韻凡一萬二千一百五十八字今此本有二萬五千

九百二字則爲增加本無疑又李涪刊誤云尙書嘉謨嘉猷法言曰嘉字嘉猷詩曰載沈載浮法言曰浮伏尋反今此本謀猷二字皆在尤韻與李涪說不相應則非法言書更無疑義要之法言之切韻孫愐之唐韻重修本之廣韻三書同源異流此本每卷既題廣韻則非孫愐之舊無論法言然少於重修本□□字則非從重修本出疑重修本既行於世而孫愐本仍存書坊刻孫本因冠以廣韻之目其中參差各不相照

書此以俟知者

廣韻五卷

元刊本

首題陳州司馬孫愐唐韻序序後有木記題至
正丙午菊節南山書院刊行行款與至順本同
而篇幅則廓又四週雙邊知非從至順本翻刻
按各本皆題爲司法此題爲司馬當是後人所
改此書前人未得刊刻年月故多疑竇余已略
疏其分合於至順本今又得此本注文亦簡略
尤足證非明中涓所刪或疑此卽陸法言之原
本謂切韻亦兼唐韻之名引唐志宋志皆載陸

法言唐韻五卷為證余檢新舊唐志皆不載法
言唐韻唯舊唐志有陸慈切韻五卷法言蓋以
字行和名類聚鈔作陸詞切韻慈琳一切經音義亦云陸詞然題為切韻
並無唐韻之目唯宋志有法言廣韻宋志多謬
不足據此蓋沿郡齊韻書志之稱而又失其意
者宋人多以切韻廣韻唐韻三書為一困學紀
聞已辨之或又謂孫愐以後陳彭年以前修廣
韻者尚有嚴實文裴務齊陳道固三家此本當
為三家之遺今按重修本牒文有郭知元關亮

薛响王仁煦祝尙邱諸人增加字亦不止嚴裴

陳三家考日本現在書目自武玄之以下皆稱

切韻和名類聚鈔慧琳音義希麟音義自氏六帖佩鵬等書引孫愐郭知玄王仁煦祝尙

邱裴務齊麻果蔣勛諸人之書亦并稱切韻無稱廣韻者况祥符牒

文云仍特換於新名庶永昭於成績宜改為大

宋重修廣韻可知廣韻之稱實始祥符陳彭年

以前固不得冒此名也且果為嚴實文等之遺

何以獨載孫愐一序余跋至順本亦疑此為孫

愐之書特為書賈改題今細繹之亦非也愐自

序稱按三蒼以下之書數十種並列注中今此

本注皆不引各書名尤有切證者邱光庭兼明

書云孫恂唐韻引風俗通云邱氏魯左邱明之

後也此本邱下但注地名三字則非孫恂之書

無疑又按魏鶴山稱吳彩鸞唐韻寫本二十九

山之後繼之以三十先三十一仙則此本非唐

韻又一證也鶴山之說宋足據困學紀聞已辨

皆云彩鸞所書為二十三先二十四卷此卷

國初尚存故間酒邱稱親見彩鸞所書唐韻次

又非也重修本二十文下注欣同用十八吻下

注隱用同此本二十一般不作欣不與二十文

皆獨用十八吻目錄注隱同用而卷內仍注獨

用不使連屬按合欣於文合隱於吻始于景祐

中之修禮部韻略非特唐人無此願亭林朱竹

非即重修本亦不應有此幸此本尚有參差之

迹可尋不盡為景祐之合併所汨沒唯其注文

之簡略前既非孫恂後亦不同陳彭年武玄之

以下之書既不存無從考驗其根源或以簡略

爲首或以詳贍爲眞皆未可爲定論也

廣韻五卷

元槧本

孫愐序後有木記云余氏勤德書堂鼎新刊行
不著年月相其字體紙質亦是元刊元印此書
余既得至順至正兩本已著其參差之迹然究
不能定爲何時何人之作反覆研尋乃知張刊
宋本非陳彭年之舊此本係從重修原本出非
從張本節刪故有勝於張本之處而其依用禮
部韻略則此本與張刊本皆然按張溟雲谷雜
記詔丁度等以唐諸家韻本刊其韻窄者凡十

三處許令附近通用此蓋今所行禮部韻略也
東齋記事所說亦同今以集韻禮部韻略校廣
韻則知併殷於文併嚴於鹽添併凡於咸銜上
聲併隱於吻去聲併廢於隊代併焮於問入聲
併迄於物併業於葉帖併之於洽狎凡得九處
餘悉相同及考之上聲末合儼於珍黍合范於
謙檻去聲末合醜於豔杯合梵於陷鑑與平入
之部分不相應乃知此四處亦韻略集韻所合
併合之前九處恰符十二之數並非廣韻原注

如此乃校刻廣韻者因韻略集韻而改移之當

此四韻尤細校此本闕宋孝光監三帝諱慎惇

字皆缺筆張氏重修本亦缺欽崇諱是其根源

不出南北宋之間皆非祥符官刊原本張氏本

注文詳贍與兼明書史略因學紀聞姚寬戰國

策後序所引多合其為孫恂以下諸家增加之

本無疑此本簡略過甚其中實有刪削不成語

者其為從祥符本節省無疑然如狻緘二字之

互異則顯為張刊本之誤則不唯部分有改易

卽注文亦未盡陳彭年之舊呼二百六部之祥
符本尙費尋究何論陸法言與孫愐古書罕存
存者又不得其真源流變遷非深識不能見其癥
結此余所以有經籍沿革考之作也

廣韻五卷

明刊本

標題亦改司法爲司馬與元至正本同序後末
記云引洽辛酉劉氏文明書堂新刊四週雙邊
匡廓亦與至正本不殊但字體略大其中正俗
文字不一然其避宋諱處宋元本同知其亦翻
舊本非重書上本也首冊書眉有日本人以他
本校字往往此本爲是此余所得舊本廣韻之
第六冊舊係日本寺田引所藏有讀杜草堂印
記

廣韻五卷 明刊本

標題改司法爲司馬與元至正本同序後未記
云永樂甲辰良月廣成書堂新乘行款匡廊亦
同至正本而字體稍寬博文字亦有異同避宋
諱處則皆與宋元本同則亦據舊本重翻者也
每卷有釋意芳印第一冊有多紀氏印按多紀
亦稱丹波元堅字芷庭三世爲醫博通典籍收
藏極富此本每卷籤題分書孫恂廣韻當是多
紀氏之筆蓋彼國人亦疑此爲孫書也

集韻十卷

宋刊本

缺首卷楓山官庫藏本篇幅甚大高約九寸闊
約一尺二寸每半葉十行行三十二字不等余
從修史官巖谷修借出使日本人高根虎松以
曹刻本校一過而手摹卷後跋四葉刻期繳還
今據馬遠林汲古影宋校本對勘十合八尤唯
汲古本每半葉十一行則與此本非出一源又
陳頌南云宋本十四賄以梁益謂履自屨六字
綴於隨字注曹本無此六字而空自三寸弱高